

她也曾爱一人至死方休
为何最后又甘愿放弃一场白首

新锐作者，短篇多见于

《花火》《飞言情》《桃之夭夭》

浮生梦 一梦

露从今夜白

◇ 著

辞君去

十里长街一眼看去满地雪白
她和他手牵手走过
就以为可以走过这漫漫余生
终究她太过愚昧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露从今夜白

著

浮生梦
一

辞君去

十里长街一眼看去满地雪白
地和他手牵手走过
就以为可以走过这漫漫余生
终究她太过愚昧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一梦辞君去 / 露从今夜白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94-1943-9

I. ①浮… II. ①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2911号

书 名	浮生一梦辞君去
作 者	露从今夜白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吴明华 康 洁
特邀编辑	晴 雪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8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43-9
定 价	30.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114	099	077	058	041	022	003	00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
261	243	205	189	171	151	131





第一章

夜里她跑出了皇宫，十里长街一眼看去满地雪白，她和他手牵手走过，就以为可以走过这漫漫余生。

终究她太过愚昧。

叶君漾找来的时候她蹲在角落里，把头埋在膝盖中，雪纷纷扬扬地落在她的身上，她没有半分动静。

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来。

白雪覆上他的眉目，他微微蹙眉眸底满是焦急，见到她，他急忙解下狐裘给她披上，他叹了口气。“这样冷的天气，真是胡闹！”

随即伸手过来想要拉住她，可他的手刚刚触及她时，沈水北急忙起身退后一步，她抬头，近乎狰狞的表情，朝他大声地质问道：“为什么，为什么，在你眼里我还比不上那把龙椅吗？”

他伸过来想要拉她的手一下子僵在空中，然后收回，在身侧握成拳。

“叶君漾，在你眼里感情都是可以用来做棋子的吗？”

他眼里的复杂稍纵即逝，他的手颤抖着拂上她的脸庞，他微微

一笑，深情地凝着她，“我在守着你的江山，等你回来啊。”

往昔和如今的种种在脑里不断交织在一起，她讥笑，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能演呢？

那一刻，浓浓的欺骗感与愤怒充斥了她的整个头脑。她伸手，掏出藏于袖中的匕首就刺向他，他根本就没有阻拦。

匕首没入他的胸膛，鲜血流了一地。她呆呆地看着他，手一松，匕首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伶仃作响，看着满地的猩红，不知道为何格外难过。

叶君漾倒下去的那一刹，他冲她笑着伸手，表情有些难过。

难过，他这样一个无情的人怎么适合难过？

沈水北冷冷地看着倒在地上的他，提起裙摆向远处跑去。恍惚中听到了有人在喊她水北，声音那样好听，眼前一片朦胧，脚下踩空，她从台阶上直直摔了下去，世界一片漆黑。



第二章

三月前。

枯荣交替宣告着时光的翩跹。

她出宫已有三年。

这是是帝都里最热闹的淮市，秋天刚刚离去，都说今年的冬天是长安城最冷的一年，淮市的街头巷尾都是小贩的叫卖声。

巷子里有一家大院，灰色的砖砌墙壁隔绝了外面的人的视野，青石板的路上已经结冰，大门紧紧地关闭着，似乎与这淮市所有的屋子都是一般无二。

可惹得那些行人频频侧目观望的原因是，有时可以看到宫中华丽的轿子停在外面，然后一大堆宫女和太监把许许多多的东西往里面搬着。

没有人知道那里面是干什么的，也有人猜着这是不是皇帝在宫外的女人住的地方。可是从街头小巷中的人的口中便得以知道，这位刚刚登基三年的皇帝，弑杀冷酷，后宫佳丽三千却也只独爱皇后一个人。

屋外的大树在冬天里显得额外孤寂，雪落在上面覆盖成雪白一片，远远望去，果真应了那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然而这里也并没有像那么多人心中想的那样充满了好奇色彩，此刻的大院之内，沈水北蹲在地上，面前是两大盆的衣服。宫里这几天格外地忙，浣衣局里洗不完的衣服便会堆在这里，而她和这一群女人都是为了生计在这里洗衣。

她来这里已有一年，前两年体验着民间各种生活，她甚至也曾是街头跪在地上拿着破碗衣衫褴褛中的一员。

“你听说了吗？她曾经是前朝皇帝最宠爱的公主。”一个妇女指着沈水北不屑地说道。

另一个打量了她半晌，不可置信地摇摇头，然后说道：“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你看她那一身衣服，破得连我们都不如。”

还有一个是这里的老人，似乎是怕她听不到似的大声道：“这只能说明，凤凰也会变为乌鸦！你看看她的那双手，她洗过的衣服，也不晓得谁还敢穿。”

她的语气尖锐又讽刺。

如是出宫的近几天，沈水北定要狠狠地教训她一番，可是时日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她的娇纵跋扈早被时光和人情磨尽。

现在的沈水北轻轻一笑，对她的话只当未闻。

手伸到水里时刺骨地寒冷，手上的冻疮早已裂开，有些血肉模糊，伤口处疼得让人她咬紧牙关才能把这些衣服洗完。

门口处响起凌乱的脚步声，浩浩荡荡地走来一群人，这样的架势以前也并不是没有见过，总不是新年之际宫中各位娘娘的衣服堆积一片，浣衣局忙不过来就拿到这里来洗罢了。

她已经不是那么喜欢凑热闹了，况且今日若不把这些衣服洗完，今天便只能饿着了。

只是听着她们的议论，沈水北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一身粉色的百褶裙已经有些发白了，她披着的斗篷上面也缝补着许许多多的布丁，风一吹过来灌进薄薄的衣服里面，人就会忍不住打一个寒战。

她的头发只随随便便插了一根木簪，飞舞着的青丝贴在她的脸上，脸颊早已冻得通红，沈水北的面容并没有那样精致，小巧的鼻子，再到唇微微一弯，笑起来会有两个梨涡，她有一双干净而清明的眼睛，格外讨人喜欢。

在凌乱的脚步声过后，一众女子站在了门前，一个身穿着翠绿色宫服的女子，眼神看着院子里蹲在地上洗衣服的妇女，小巧的面容上满是鄙夷。

随及才开口问道：“哪位是子衿公主？”

人群之中的沈水北愣了愣，子衿公主这个称呼陌生到让她没有立马去应她的话。

已经多久没有人再这么喊过她了？

这里管事的妇女立马讨好地看着那个女子，附和着她的话再次厉声说道：“子衿公主快快出来。”

一群妇女的目光皆看向她，有害怕的，因为她们时常欺负她，但更多的是羡慕。

沈水北放下手中的衣物，站起身来，手抽离了冰水，被冷风刮过来的时候吹得生疼，她抿唇看着那个身穿翠绿色宫服的女子问道：

“所为何事？”

那女子用质疑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遍，久久没有说话。

她知道她是不相信，抬脚向她一步一步地走过去，随着沈水北的步伐，清脆悦耳的铃铛声响起。

她一向爱玩闹，每次父皇找到她都要出动皇宫里的大半禁卫军，后来他命人特意定制了铃铛系于她的脚踝处，只要她一跑，他就把

她速回去。

那女子包括她身后的所有宫女一下子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奴婢们恭迎公主回宫。”

沈水北整个人一下子僵在了原地，回宫对于她来说是从未有想过的事情。

那女子起身哪里还看得见刚刚打量她们时的那不屑的模样；对着沈水北恭恭敬敬地行了礼便道：“我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宫女纤云，先皇忌日，皇后娘娘特命奴婢接您回去祭拜。”

先皇忌日，皇后娘娘，所有的前尘往事再一次与她的命运悄然拼接在一起。

沈水北自嘲地笑了笑，也只有如今落魄成了如此模样。

也对，阿姐她也该是这个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了。

沈水北跟随着纤云的脚步在一群人的恭贺声里走向外面停着的轿辇，在清脆的铃铛声里她忆起那些令她在无数黑夜裡崩溃哭泣的往事。

先帝偌大的后宫里只有沈水北与沈清浅两个女儿，这也大概是上天为了惩罚先帝年轻时的暴戾与杀人如麻。先帝对她从来都是极尽宠爱，这样皇位的归属也就是人尽皆知。

因为沈水北总爱穿一身青色长裙，所以先帝赐号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青子衿，悠悠谁心？

反正不是她爱的那人的心。

沈水北是与叶君漾一同长大的，她也一早许下豪言，待她年满一定做他的妻子。只是他不喜她，或者说皇宫内只有先帝和沈清浅是喜她的。先帝说她是极像他的，嚣张跋扈，视人命如蝼蚁般的存在。而沈清浅，脾性太过温顺，日后难登大位。所以他对她倒不是管束，

而是愈加纵容。

叶君漾是先帝捡回来的，收为义子寄养给柔贵妃，那时正值沈水北母妃去世，她最为悲伤的日子里他都在，所以也就不怪她此后执迷不悟深陷泥潭。

犹记母妃下葬那天，她哭得肝肠寸断拉着他的衣袖问，你会抛下我吗？那是他第一次冲她笑，他说，不会。

那时的沈水北满心欢喜，因着他那只有两个字的不会，和他第一次为她绽放的笑颜。

后来在宫外沈水北用无数个心痛的时日参破，他是用一句戏言和这世间最毒的情爱引她走向这条不归路。

青梅竹马就是她与叶君漾最好的形容，那个极度张扬的沈水北甚至愿意为他拔光她身上所有的刺，只为讨他欢喜，可惜他们之间并非是竹马绕床弄青梅的美好。

那日先帝绝望地看着她，他说：“水北，你还是朕的女儿水北吗？”

他倒在明晃晃的龙椅上，那是沈水北见先帝的最后一面，那个她喜爱的叶君漾，他突然闯进殿内，带领着御林军把她团团围住。

沈清浅说，人人都想要这如画江山。

她未对沈清浅说她要的只是与他共度余生，她也以为他与她所求相同。所以那日沈水北看着他，在他厌恶的眼神中她泪如雨下颤抖着问：“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娶你也可以得到皇位的不是吗？”

他挥手让人把她带下去，他冷漠地看着她，一如往昔她百般讨好，他却仍旧这般模样。他声音疏离冷淡，“我会娶你阿姐。”

就那一句话，她的世界轰然倒塌，记忆里那是母妃去世后她哭的最伤心的一次。人们都说子衿公主狼心狗肺，毒害自己的父皇，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日送给先帝的桃花羹是叶君漾给她的，她以为他接受了她的，想让她求先帝把她许配给他。且那羹是她亲手喂给父皇

喝的，就这样，她把毒药一口一口喂给了这世上最爱她的男人。牢房里每日都是那些囚犯的嘲笑，沈水北想着要是以往她定要了他们的命。

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那药尚不致死，先帝的身子一下子垮了下去，她也还是弑君之罪。先帝念及她年幼，只说是贬为庶民，此后与皇室毫无瓜葛。沈水北冲出去牢房要去见先帝，他们直接给了她一巴掌，然后把她丢出了皇宫，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那段时间沈水北想过自生自灭，可是垂死之时她觉得她该活着，没有遇到叶君漾之前她虚晃度日，遇到叶君漾后她为他而活，现在，她该为自己而活了。

之后的事情是沈水北在宫外听闻的，先帝突然驾崩，三王爷率兵夺位，那日皇城经历大的变故，最后是叶君漾平息下来，他娶了沈清浅登上了皇位。

她恨他。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日日朝她席卷而来，他喜欢的是沈清浅的温婉大方，她做的再多也无法令他感动，就连他偶尔对她的好，都是一场算尽的阴谋。

只是不知道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还会不会想起她，或者他已然是忘记她了。

轿辇停在宫门外，一个内侍跪在地上弯腰示意沈水北踩着他的背下去，她在纤云震惊的目光中冲她微微一笑，直接跳了下去。

她不能同她讲所谓的人生而平等，因为放在以前就连她自己对这句话都是嗤之以鼻。

待纤云反应过来，她冲沈水北福身，“公主，你先回绿萼宫，待奴婢去回禀皇后娘娘再带您过去瞧她。”

她微微点头，独自一人凭着记忆往绿萼宫走去。

然而时隔多年，再次走在皇宫中沧桑感油然而生，穿过御花园时有几个宫女诧异看向沈水北，她们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皇宫重地会有穿着一身粗制滥造的她出现。她低下头，没有去看她们，或许她们已经忘记了先皇最宠爱的子衿公主，更何况，时至今日连她自己都已经忘记从前的富贵与风光。

她伸手推开绿萼宫厚重的宫门，之所以名为绿萼宫，是因为她喜欢绿萼梅，绿萼宫里种了大片大片的梅树，待凛冬将至之时一定会开出桀骜的青色梅花。

自沈水北离宫后便再无人打扫，以往这宫中最华丽的地方，如今已经是荒草丛生，偌大的院子有些凄凉萧瑟，只是正中池子里的荷花开得依旧如此之好，给整个宫内平添了一些生气。

沈水北是不爱荷花的，它没有牡丹雍容华贵，也没有梅花桀骜清香。因着他说，出淤泥而不染。她并未听太懂，只知道他喜欢便求着先帝种了。

未出宫之前先帝一直都在派人打理，所以这里的荷花经年不凋，可她走后绝对不会有谁来管的，所以这些荷花又如何开得如此之好呢？

纤云来的时候沈水北正在用手扒地上的杂草，她微微不屑地看了她一眼，随即又立马把这抹不屑隐藏过去。

她过来想要拉住沈水北的手，可看了一眼她惨不忍睹的手只拉住她的胳膊，恭敬道：“公主，这些事情日后自有宫人打理，天色不早了，娘娘让我带您去用晚膳。”

沈水北把手从纤云的手里抽出来，她不喜欢过分的肢体接触。

“走吧。”她淡淡说道。

纤云看了她一眼，有些为难地开口：“公主，虽说皇后娘娘不

会介意，但您这个样子难免让人耻笑。”

她说的是事实，可沈水北的脸色依旧是变了变。

纤云立马跪到了地上，“公主对不起，奴婢只是说说，你若是不想换也成，千万不要让皇后娘娘责罚奴婢。”

原来以前她在她们的心中是如此喜怒无常，以至于如今不过微微沉了脸，也令她这般惶恐。

只是现在的沈水北早就没有了责罚她的资格，也不想去责罚她，她说的对，这样出现在沈清浅面前她定会觉得她过得极苦，白白让她担心了去。

伸手扶起纤云，沈水北冲她莞尔，颇有些无奈，“可是我并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

纤云一听立马指着殿内，说道：“无碍，自公主您走后皇上不许任何人提起您，也不许任何人来这里，那自然您的衣服也没有动过。”

只是说者无心，听者却有了意。叶君漾他不许任何人提及她吗？已经到了听到别人叫唤她的名字都会厌恶的地步吗？

“那你在这儿等我片刻吧。”

沈水北以为因为他她已经难过够了，可是心口还是有一些堵。

她踩过杂草往殿内走去，果然里面的布置没有丝毫改变，可惜物是人已非。

打开衣橱，看着华美的衣服她犯了愁，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极其艳丽的颜色，那是往昔为了在人群里好让他一眼看到她，如今只怕是个笑话了。她细细地找了一件青色的百褶裙，沈水北看着镜中的自己痴痴地笑出了声。

纤云看着她一身的装束愣了愣，然后走在前面为她引路。

纤云怕是以为她会穿得格外艳丽吧，沈水北没有理会她的讶异，

跟在后面往凤鸾宫走去。

也不知道一别多年，沈清浅她如今会是如何模样。

到达凤鸾宫的时候里面灯火通明，不时传来几声女子的娇笑声，隔得有些远沈水北却还是皱了皱眉，听出这笑声不是出自温顺的沈清浅。

脚步在那刻停顿下来。

纤云回头看着她停下脚步，走过来伸手便过来拉她一同往前走，边急促地催道：“公主快点，娘娘这么些年可就盼着今日呢！若不是皇上不许，怕是娘娘早就接你回了宫。”

沈水北想要一把推开纤云，可纤云拽她拽得紧，拉着她便往大殿走去。

可走到门前时她淡淡地瞥了一眼，却整个人都怔住，大概是沈清浅举办了家宴，叶君漾坐在上座，沈清浅坐在他的身旁，下面还有一众嫔妃。

她并没有看得仔细，趁她们都还未发现之际，沈水北转身欲走。

纤云却一下子松开她的手跑到殿内，直接跪在了中央对着叶君漾直磕头，“皇上奴婢知错了，奴婢是怕着娘娘太过思念公主，也实在是不知娘娘今日会设宴，所以自作主张带着公主过来了。”

大殿内所有的人都看着纤云，刚刚的笑语连连一下子都消失了去，一个个不解的模样，一时间有些不明所以。

叶君漾的表情未有丝毫起伏，只是看着纤云的目光格外深沉且冷漠，叫人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公主？”沉寂过后，底下一人发出疑问。

众人皆是面面相觑。

“子衿公主。”纤云颤颤巍巍地答道，一副生怕叶君漾降罪的模样。

子衿公主。

这所有的人立马就明白了缘由，沈清浅早些便同皇上提过，她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希望接回宫来。那是宫中之人第一次见叶君漾对沈清浅发了脾气，沈清浅在雪地里足足跪了一个小时，直到晕过去，叶君漾对把沈水北接回来这样的话也没有丝毫松口。

“这就可笑了，今日谁不知皇后娘娘设宴。看来是这子衿公主出宫三年了，依旧对皇上余情未了，竟威胁纤云这样来吸引皇上的注意吗？”

底下顿时传来了几声嘲笑。

众人抬头看过来，身后无数目光交织在一起，最后落在沈水北的身上，其中有一道目光冰冷得让她觉得后背仿佛有无数针尖直直刺像她的脊背。

沈水北别过头去，她想走的，可是脚步就好像定在了这里一般，挪不过半步。

钟嫔看了一眼高座上的那人的脸色，这才敢怒斥着开口：“大胆奴才，带堂堂一介贱民过来，这不是存心让皇上不快，把她和那个贱民拉下去，各打五十大板！”

坐在叶君漾一旁的沈清浅，面容是精致的瓜子脸，唇红齿白，大气而浓重的一字眉有让人觉得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架势，发髻上插着凤钗，脸上总是和气带着一丝丝的笑意，尊贵且不容侵犯。

沈清浅扭头看了一旁的叶君漾一眼，他没有要制止的意思，沈清浅从高座上下来，走过来呵退上来意欲把沈水北按在地上的侍卫，“大胆，公主是什么人，岂容你们放肆？况且……”

沈清浅的声音很轻柔却带着强烈的压迫感，她的目光扫过一众妃嫔，“子衿也会是你们中的一员，各位妹妹该好好待她！”

什么叫她会是她们中的一员？